

石經考

先考ノ手録委棄ニ忍ビス早稲田
文庫ニ納メ永ク保存ヲ期スト云

春城生記

口 12

1637



第一卷

中 皇 開 報 定

容齋隨筆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知唐之澤遠矣 又續筆周蜀九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諸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嶼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芻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皇朝八卷

容齋隨筆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知唐之澤遠矣又續筆周蜀九經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諸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嶧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廷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芻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雁行也

後唐

紀朱邪姓沙陀人唐賜姓李滅梁莊宗皇帝名存勗小字亞子晉王克用子

諱所

明宗皇帝名嗣源更名亶本胡人克用養子初監國魏王閔帝名從厚

在位四月

號順從珂廢帝名從珂史稱潞王明宗養子

後蜀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江人初事晉王為中門使還馬步都虞侯唐兵破蜀以

王蜀之志東川節度使董璋叛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長興孟昶知祥第三子既立不改元廣政少年不親政事務為奢侈淫佚將相驕蹇晉漢之際中國多故安據一方周世宗屢征未下宋太祖遣王全斌等伐之昶降至京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凡二世共三十三年

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
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
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
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
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
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後唐

紀稱帝凡四主

朱邪姓沙陀人唐賜姓李滅梁

莊宗皇帝

名存勗小字亞子晉王克用子

明宗皇帝

名嗣源更名為胡人克用養子初蓋國魏王

廢帝

名從珂在位八年有天成長興二號

閔帝

名從厚

後蜀孟知祥

字保胤邢州龍江人初事晉王為中門使還馬步都虞侯唐兵破蜀以

王蜀之志東川節度使董璋叛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長興孟昶知祥第三子既立不改
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稱帝建元明德是年卒昶立昶仍稱明德至五年改
元廣政少年不親政事務為奢侈淫佚將相驕蹇值晉漢之際中國多故安據一方周世宗
屢征未下宋太祖遣王全斌等伐之昶降至京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凡二世共三十三年

石經尚書碑

嘉平四年

後漢書靈帝紀云立於太學門外水經注云立於
太學講堂前洛陽記云太學在洛陽城南南陽門
外按石經雖屬經喪亂未大崩後魏馮熙帝伯
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類
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崔光領國子
崇酒請遣官守視本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缺
後靈太后廢道寢齋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
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盡太
本後周伐齊毀以為砲石周宣帝復自鄴城徙於
洛陽隋開皇六年又自洛陽載入長安置於秘書
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子屬隋亂事遂寢廢嘗造
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什子存

明治四十一 七月二十日
市島館長 氏寄贈

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此石經之存數見
於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者如此願矣武石經考
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徒洛陽一節以為自鄭載
入焉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
者為信西漢叢語云石經埋滅殆盡往年洛陽守
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
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所
云用為柱礎者似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漢
叢語又云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
安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
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遠今者以此蓋出之唐時者
廣川書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
石此又唐末湔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

石經在洛官前御史臺中牟久推散洛人好事者
時々得之法燾龍圖家有木板張氏塔家有五六
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此即宋初之所出後復推散
者也畫樓錄云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碑乃
蘇軾書御氏間見後錄云近年雒陽陸氏墓地
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
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者也凡所得石經碑
碑多在洛陽隨之載入長安者公羊碑一段而外
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不知所在而拓
本之存者僅有尚書論語百餘字藏北海孫氏家
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紹興造既
集隸釋因以所有鏡之金智蓮葉閣吾折書去編
云蓮葉閣翻本破缺廢滅不異真古碑今毫無

宗憲本在成都宗憲來少城得石經四千二百七
十字者奇以楷書釋之鏡之錦官西橋自記其後
字文紹奕為之跋謂碑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不
易得好古者所獲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
即其本也今在石經記云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
已不存亦未見拓本

魏將云盤庚篇一百七十二字高宗彤篇十五字
牧誓篇二十一字洪範篇百八十字多士篇四十四
字無逸篇百三十字君奭篇四十一字多方篇五十二
字呂篇五十二字顧命篇十七字會五篇百四十七字
康誥篇百三十三字六韜篇百三十三字視聽錄所載
尚不及其半今藏北海孫氏者僅盤庚篇三十餘
字矣

石經魯詩殘碑

嘉平四年

魏將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又有
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林于田一章女
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至數二字異同
之說

石經儀禮殘碑

嘉平四年

魏將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在廣漢字畫
比它經不明白魏續云一段八行上下皆廢碑行
多者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亦五行乃使儀
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禮喪之儀一為十行二
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漢成泰甚僅有數字隱之可
認唯板本尋經安能得之固知此碑每行七十三
字鴻都遺刻猶此最為難辨

石經公羊疏碑

熹平四年

魏碑云三百七十五字自德公四年至咸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多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釋蓋嚴顏異同之辨也東觀餘論云其末云銘典誅議大夫^醜馬日碑臣趙漢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之字末詳銘上缺當是堂銘典也思按^臣下闕二字疑是蔡邕名

石經論語殘碑

熹平四年

魏碑云九百七十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蓋毛包周古等不同之說廣以書跋記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視魏碑所載不及三之一今在北海孫氏者僅為政

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二十餘字東觀餘論云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也左立郎中五書上五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矣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按魏碑所載郎中臣下有孫表二字而無書字

後漢書儒林傳注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蔡邕傳云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魏碑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宏雅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銘典楊賜馬日碑張訓韓說單繼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銘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臧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忘其向必有同時揮毫者東觀餘論云經各

吳手書不必皆蔡邕也水經云光初六年刻石
鐫碑靈帝紀云熹平四年蔡邕云是諸儒受詔在
熹平而碑成則光初年也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
六經七經之不同也漢觀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
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儒林傳云正定五經刊於石碑官者傳云其諸儒
共刻五經文字於石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
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張馴傳云其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後漢書所載
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
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為七經其曰有一字石經周
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
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引洛陽記

則有尚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各魯詩儀禮春秋
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錄與
魏碑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荀悅傳
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
魏時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為可信也
若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
碑文洛陽伽藍記載石經四部中有禮記卻氏商
見後錄洛陽張氏葦地在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
之者據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惠崇壞堦當時各
傷拓之本故不得列於其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
儒林傳官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記
記為一經春秋公羊為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
為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

書儒書傳序止云文字定五經鏡之石法考是正
說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是禮兼三禮春秋黃三
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為五經猶唐之九經為五
經也蔡邕張則傳所云六經者蓋以論語而為六
也楊萬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
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碑有查毛色
周有毛不同之說此即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
五經蓋乃奏定六經蓋之以論語張刻與邕共奏
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
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為疑猶為未盡儒其傳序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核樹之堂門親書
劉芳傳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
經為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

邴鄆漢正始中造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
名遂效其形魏書江武傳云邴鄆漢特善倉雅以
書教諸皇子又建之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
經為三字矣治湯仙藍記云漢周子堂前有石經
字經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
邕筆之遺跡也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刻書
則又有二字石經矣清唐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
種二字石經三種皆為蔡邕所書而魏正始中
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為一字矣按水經注云
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志在東側碑上悉刻
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
堂而魏不言漢碑為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為
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碑志是隸書

雖缺蔡邕名而堂額與馬口碑等與邕若正定諸
經者儼然尚存則可與之相証其云三字在經觀
而昭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武傳
合漢為一字魏為三字當以水經注為據傳其傳
序云為古篆隸三體者也趙明誠洪道亦嘗
辨之而莫得其說張鑑在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
各撰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
書傳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傳
其傳序言之者相傳梁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
之白序云序或未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侯改
具則昭不特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
之所改吳耶漢魏俱在石經又俱在左子講堂前
至南北軒大致類若洛復徒鄭都亦顛倒茫昧漢魏

莫辨故魏書於三字石經江武傳以為魏建劉芳
傳以為漢造即當時就見其在石而記三者如洛陽
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為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
仕於梁感於傳同奮筆改具遂成千古之疑耳洛
陽伽藍記所謂表裏刻書者即漢之一字在經而
不載亦定為蔡邕遺跡何疑也隋書經籍志則以
一字石經為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立一字石經
乃其誤也在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
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神牛之名遂致其形者
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為蔡邕書此函前之
誤無足怪也魏書云伯世方伯洎完編載其弟
甸所跋石經為范文階志所惑指之數字者為漢
一數字者為魏至云年碑者馬口碑等者乃三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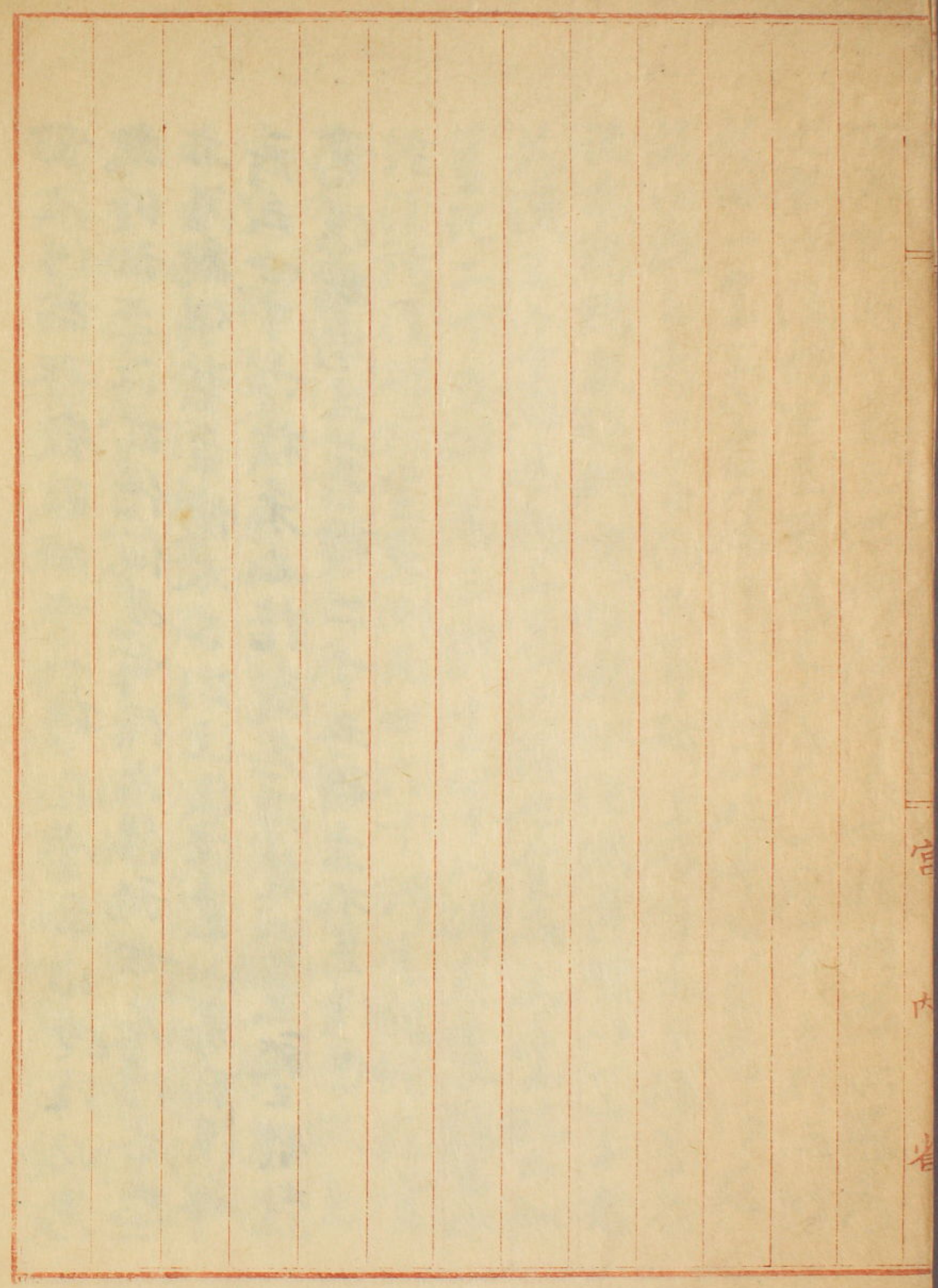
世用其所以定之本固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
之若曰漢魏而立皆為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
若曰一字三字皆為漢刻而正統中所立者何在
若曰魏之者一字而云年碑上乃有馬日碑字者
諸書所載衆說舛謬推劫明陳洪造皆以一字者
為漢三字者為魏字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
藍記二十五碑為三體字年碑表裏刻書水
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六十碑為魏經在堂
西乃洪湯記之言東側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
有馬日碑字者名又云言字之為三體一體者乃
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款按伽藍記四
十八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洪湯記三
碑而多一論語尚缺魯詩儀禮春秋四部經數未

全又何論碑數耶曰十八碑在堂西水經注以為
魏經注之江武仲似為可信洪湯記世無傳本恐
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取漢碑
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為漢若伽藍記三體錄
書漢魏尚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

第九議會中
官報

卷四

春城書屋



官
內
卷

